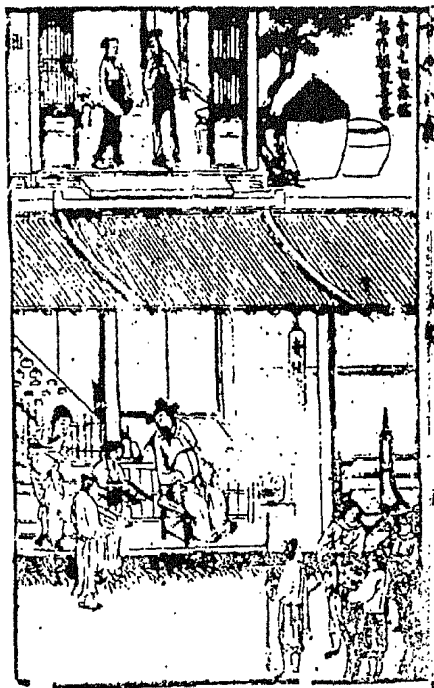


古
今
小
說



中人內曰夫何
 其足也弟以
 波三能涉涉
 費下不慢于
 習方通帶查
 實得每有
 去尋附之
 以爾慰仁位



第五卷

窠馬周遭際賣饒媼

前程暗漆本難知

秋月春花各有時

靜聽天公分付去

何須昏夜苦奔馳

話說大唐貞觀改元太宗皇帝仁明有道信用賢臣
文有十八學士武有十八路總管真箇是駕班濟濟
鷺序彬彬凡天下有才有智之人無不舉薦在位盡
其抱負所以天下太平萬民安樂就中單表一人姓
馬名周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氏父母雙亡一貧如
洗年過三旬尚未娶妻單單只剩一身自幼精通書

古今小說

窠馬周

一

史廣有學問志氣謀略件件過人只爲孤貧無援沒
有人薦拔他分明是一條神龍困于泥淖之中飛騰
不得眼見別人才學萬倍不如他的一箇箇出身適
顯享用爵祿偏則自家懷才不遇每日鬱鬱自嘆道
時也運也命也一生掙得一副好酒量悶來時只是
飲酒盡醉方休日常飯食有一頓沒一頓都不計較
單少不得杯中之物若自己沒錢買時打聽鄰家有
酒便去唾喫却又大模大樣不謹慎酒後又要狂言
亂叫發風罵坐這縣三都四舍被他聒噪的耐煩
沒一箇不厭他背後喚他做窮馬周又喚他是酒鬼

那馬周曉得了也全不在心上正是

未送龍虎會

一任馬牛呼

且說博州刺史姓達名奚素聞馬周明經有學聘他為本州助教之職到任之日衆秀才携酒稱賀不覺喫得大醉次日刺史親到學宮請教馬周兀自中酒爬身不起刺史大怒而去馬周醒後曉得刺史曾到持往州衙謝罪被刺史責備了許多說話馬周口中唯唯只是不能修改每遇門生執經問難便留住他同飲支得俸錢都付與酒家兀自不敷依舊在門生家釀酒一日喫醉了兩箇門生左右扶住一路歌詠

有景

古今小說

卷馬周

二

而回恰好遇着刺史前導，喝他迴避。馬周那里肯退步，順着雙眼到罵人起來。又被刺史當街發作了一場馬周當時酒醉不知，次日醒後門生又來勸馬周在刺史處告罪。馬周嘆口氣道：「我只爲孤貧無援，欲高箇進身之階，所以屈志于人。今因酒過，屢被刺史責辱，何面目又去鞠躬取憐？古人不爲五斗米折腰，這個助教官兒也不是我終身養老之事。便把公服交付門生，教他繳還刺史，仰天大笑，出門而去。正是

此去好憑三寸舌

再來不值一文錢

自古道水不激不躍，人不激不奮。馬周只爲喫酒上

受刺史責辱不過嘆口氣出門到一箇去處過了一箇人提攜直做到吏部尚書地位此是後話且說如今到那里去他想着衡州掾府沒甚大遭際則除是長安帝都公侯卿相中有個能舉薦的蕭相國識賢才的魏無知討箇出頭日子方遂平生之願望面進運而行不一日來到新豐原來那新豐城是漢高皇所築高皇生于豐里後來起兵誅秦滅項做了大漢天子尊其父爲太上皇太上皇在長安城中思想故鄉風景高皇命巧匠照依故豐建造此城遷豐人來居住凡街市屋宇與豐里制度一般無二把張家鷄

兒李家犬兒縱放在街上那鷄犬也都認得自家門首各自歸家太上皇大喜賜名新豐今日大唐仍建都于長安這新豐總是關內之地市井稠密好不熱鬧只這招商旅店也不知多少馬周到新豐市上天色已晚只揀箇大大客店躡將進去但見紅塵滾滾車馬紛紛許多商販客人馱着貨物挨三頂五的進店安歇店主王公迎接了慌忙指派房頭堆放行旅衆客人尋行速隊各據坐頭討漿索酒小二哥搬運不迭忙得似燧馬燈一般馬周獨自箇冷冷清清地坐在一邊並沒半個人候他馬周心中不忿拍案大

叫道：「主人家，你好欺負人。倘俺不是客，你就不來照顧。是何道理？」王公聽得發作，便來收科道：「客官不須發怒，那邊人衆，只得先安放他。你只一位，却容易答應。但是用酒用飯，只管分付老漢，就是馬周道。俺一路行來，沒有洗腳，且討些乾淨熱水用用。」王公道：「鍋子不方便，要熱水再等一會。」馬周道：「既如此，先取酒來。」王公道：「用多少酒？」馬周指着對面大座頭上一夥客人，問主人家道：「他們用多少？俺也用多少？」王公道：「他們五位客人，每人用一斗好酒。」馬周道：「論起來，還不如俺半醉，但俺途中節飲，也只用五斗罷。」有好嘍

飯儘你撥來王公分付小二過了一連煖五斗酒放在桌上擺一隻大磁甌幾碗肉菜之類馬周舉甌獨酌旁若無人約莫喫了三斗有餘討箇洗脚盆來把剃下的酒都傾在裡面躡脫雙靴便伸脚下去洗濯衆客見了無不驚惟王公暗暗稱奇知其非常人也同時岑文本畫得有馬周濯足圖後有烟波釣叟題贊于上贊曰

世人尚口

吾獨尊足

口易興波

足能跌陸

處下不傾

千里可逐

勞重賞薄

無言忍辱

酬之以酒

慰爾僕僕

令爾忘憂

勝吾厭腹

吁嗟賓王

見超凡俗

留夜安歇無話次日王公早起會飲打發行客登程
馬周身無財物想天氣漸熱了便脫下狐裘與王公
當酒錢王公見他是個慷慨之士又嫌狐裘價重再
四推辭不受馬周索筆題詩壁上詩云

古人感一飯

千金棄如糞

七箸安足酬

所重在知己

我飲新豐酒

狐裘不用抵

賢哉主人翁

意氣傾閭里

後寫莊平人馬周題王公見他寫作俱高心中十分
敬重便問馬先生如今何往馬周道欲往長安求名
王公道曾有相熟寓所否馬周回道沒有王公道馬
先生大才此去必然富貴但長安乃米珠薪桂之地
先生資釜既空將何存立老夫有箇外甥女嫁在彼
處萬壽街賞健趙三郎家老夫寫封書送先生到彼
作寓比別家還省事更有白銀一兩權助路資休嫌
菲薄馬周感其厚意只得受了王公寫書已畢迤與
馬周馬周道他日寸進決不相忘作謝而別行至長
安果然花天錦地比新豐市又不相同馬周運問

到萬壽街趙賣餛家將王公書信投遞原來趙家過世賣這粉食爲生前年趙三郎已故了他老婆在家守寡接管店面這就是新豐店中王公的外甥女兒年紀雖然三十有餘兀自豐艷勝人京師人順口都喚他做賣餛媪北方的媪字卽如南方的媽字一般這王媪初時坐店賣餛神相袁天罡一見大驚嘆道此媪面如滿月唇若紅蓮聲響神清山根不斷乃大貴之相他日定爲一品夫人如何屈居此地偶在中郎將常何面前談及此事常何深信袁天罡之語分付蒼頭只以買餛爲名每日到他店中閒話說發王

媪嫁人欲娶爲妾，王媪只是乾笑，全不繞口，正是

姻緣本是前生定，不是姻緣莫強求。

却說王媪隔夜得一異夢，夢見一匹白馬自東而來，到他店中，把粉餵一口喫盡，自己執筆趕送，不覺騰上馬背，那馬化爲火龍，冲天而去。醒來，滿身都熱，思想此夢非常恰好。這一日，接得母舅王公之信，送箇姓馬的客人到來，又馬周身穿白衣，王媪心中大疑，就留住店中作寓。一日三塗，殷勤供給，那馬周恰似理之當然一般，絕無謙遜之意。這里王媪也始終不怠，耐隣里中有一班浮蕩子弟，平日見王媪是箇

俏麗孫嬌開常時倚門靠壁不三不四輕滑弄舌的狂言挑撥王媪全不招惹衆人到也道他正氣冷番見他留箇遠方单身客在家未免言三語四造出許多議論王媪是箇精細的人早已察聽在耳朵裡便對馬周道賤妾不欲相留奈嬌婦之家人言不雅先生前程遠大空揮高技棲止以圖上進若埋沒大才于此狂自可惜馬周道小生情愿爲人館賓但無路可投耳言之未已只見常中郎家蒼頭又來買鮓王媪想着常何是箇武臣必定少不得文士相幫乃向蒼頭問道有箇薄親馬秀才飽學之士在此覓一館

舍未知你老爺用得着否。蒼頭答應道：甚好。原來那時正值天旱，太宗皇帝詔五品以上官員都要悉心竭慮，直言得失，以憑採用。論常何官職也該具奏，正欲訪求飽學之士，倩他代筆，恰好王媪說起馬秀才，分明是饒時飯，渴時漿。正搔着痒處，蒼頭回去稟知常何，常何大喜，即刻遣人韉馬來迎馬周，別了王媪，來到常中郎家裡。常何見馬周一表非俗，好生欽敬，當日置酒相待，打掃書館，留馬周歇宿。次日常何取白金二十兩，彩絹十端，親送到館中，權為贄禮。就將聖旨求言一事，與馬周商議。馬周索取筆研，拂開素

常不檢
八喜亦是
西人

終手不停揮草成便立二十條常何嘆服不已連夜
繕寫齊整明日早朝進呈御覽太宗皇帝看罷事事
稱善便問常何道此等見識議論非卿所及卿從何
處得來常何拜伏在地口稱死罪這便立二十條臣
愚實不能建白此乃臣家客馬周所為也太宗皇帝
道馬周何在可速宣來見朕黃門官奉了聖旨逕到
常中郎家宣馬周馬周喫了早酒正在新睡呼喚不
醒又是一道旨意下來催促到第三遍常何自來了
此見太宗皇帝愛才之極也史官有詩云

三道徵書絡繹催

貞觀天子惜賢才

朝廷愛士皆如此

安得英雄困草萊

常何親到書館中，教館童扶起馬。周用涼水噴面，馬周方纔甦醒。聞知聖旨慌忙上馬，常何引到金紫見駕拜舞已畢。太宗玉音問道：卿何處人氏？曾出仕否？馬周奏道：臣乃莊平縣人，曾爲博州助教，因不得其志，棄官來遊京都。今獲親天顏，實出萬幸。太宗大喜，卽日拜爲監察御史，欽賜袍笏官帶。馬周穿着了，謝恩而出。仍到常何家拜謝舉薦之德。常何重開筵席，把酒稱賀。至晚酒散，常何不敢屈留馬周，在書館住宿，欲備驢馬送到，令親王媪家去。馬周道：王媪原非

親戚不過借宿其家而已。常何大驚，問道：「御史公有宅，養名馬，言道漸僞，官臣家貧，未娶，常何道哀天，畏先生曾相王媪，有一品夫人之貴，只怕是令親，或有妨礙，既然萍水相逢，便是天緣。」御史公若不嫌棄，下官卽當作伐馬周，感王媪殷勤，亦有此意。」便道：「若得先輩玉成，深荷大德。」是晚，馬周仍在常家安歇。次早，馬周又同常何面君，那時韃虜突厥反叛，太宗皇帝正遣四大總管出兵征勦，命馬周獻平虜策。馬周在御前口誦如流，句句中了聖意，改爲給事中之職。常何舉賢有功，賜絹百疋，常何謝恩出朝，分付馬上就

時運到時
便可司中

意

引到賣銀店中，要請王媪相見。王媪還只道常中郎強要娶他，慌忙躲過。那里肯出來。常何坐在店中，叫蒼頭去尋箇老年降姬，替他傳話。今日常中郎來此，非爲別事，專爲馬給諫求親。王媪問其情由，方知馬給諫就是馬周。向時白馬化龍之夢，今已驗矣。此乃天付姻緣，不可違也。常何見王媪允從了，便將御賜絹匹，替馬周行聘，賃下一所空宅，教馬周住下。擇箇吉日，與王媪成親。百官都來慶賀。正是

分明乞相寒儒

忽作朝家貴客

王媪嫁了馬周，把自己一家一人都搬到馬家來了。

里中無不稱羨這也不在話下却說馬周自從遇了
太宗皇帝言無不聽諫無不從不上三年直做到東
部尚書王媼封做夫人之職那新豐店主人王公知
馬周發跡榮貴特到長安望他就便先看看外甥女
行至萬壽街已不見了賣鮓店只道遷居去了細問
鄰舍纔曉得外甥女已寡晚嫁的就是馬尚書王公
這場歡喜非通小可問到尚書府中與馬周夫婦相
見各叙些舊話住了月餘辭別要行馬周將千金相
贈王公那里肯受馬周道壁上詩句猶在一飯千金
豈可忘也王公方纔收了作謝而回遂為新豐富民

此乃投瓜報玉施恩得恩也不在話下再說達奚刺
史因丁憂回籍服滿到京聞馬周爲吏部尚書自知
得罪心下憂惶不敢補官馬周曉得此情再三請他
相見達奚拜倒在地口稱有眼不識泰山望乞恕罪
馬周慌忙扶起道刺史教訓諸生正空取端謹之士
嗜酒狂呼此乃馬周之罪非賢刺史之過也即日舉
爲達奚爲京兆尹京師官員見馬周度量寬洪無不
敬服馬周終身富貴與王媪偕老後人有詩嘆云

一代名臣屬酒人

賣錢王媪亦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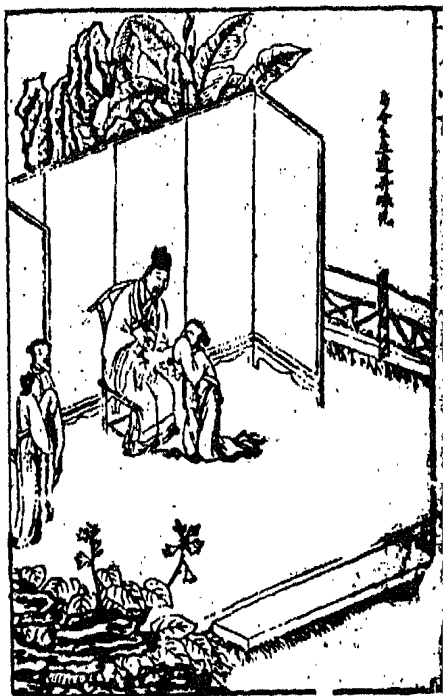
時人不具波斯眼

枉使明珠混俗塵

卷五

家書轉令下官以





第六卷

暮令公生遣弄珠兒

當時五霸說莊王

不但強梁壓上邦

多少傾城因女色

絕纓一事已無雙

話說春秋時，楚國有個莊王，姓芈，名旅，是五霸中一霸。那莊王曾大宴羣臣於寢殿，美人俱侍，偶然風吹燭滅，有一人從暗中牽美人之衣，美人扯斷了，他繫冠的纓索，訴與莊王，要他查名治罪。莊王想道：酒後疎狂，人人常態，我豈爲一女子，上坐人罪過，使人笑戲，輕賢好色，豈不可恥？於是出令曰：今日飲酒甚樂

在坐不絕纓者不權比及燭至滿座的冠纓都解竟不知調戲美人的是那一個後來晉楚交戰莊王爲晉兵所困漸漸危急忽有一將殺人重圍救出莊王莊王得脫問救我者爲誰那將俯伏在地道臣乃昔日絕纓之人也蒙吾王隱蔽不加罪責臣令願以死報恩莊王大喜道寡人若聽美人之言幾喪我一員猛將矣後來大敗晉兵諸侯都叛晉歸楚號爲一代之霸有詩爲證

美人空自絕冠纓

豈爲蛾眉失虎臣

莫怪荆襄多霸氣

驪山戲火是何人

世人度量狹窄，心術刻薄，還要搜他人的隱過，顯自己的精明，莫說犯出不是來，他肯輕饒了你這般人。一生有怨無恩，但有緩急，也沒人與他分憂替力了。像楚莊王恁般棄人小過成其大業，真乃英雄舉動。古今罕有說話的，難道真個沒有第二個了。看官，我再說一個與你聽。你道是那一朝人物，却是唐末五代時人。那五代梁唐晉漢周是名五代，梁乃朱溫，唐乃李存勳，晉乃石敬瑭，漢乃劉知遠，周乃郭威，方纔要說的，正是梁朝中一員虎將，姓葛名周，生來曾襟海澗，志量山高，力敵萬夫，身經百戰，他原是芒碭山。

中同朱溫起手做事的，後來朱溫受了唐禪，做了大梁皇帝，封葛周中書令兼領節度使之職，鎮守兗州。這兗州與河北逼近，河北便是後唐李克用地面，所以梁太祖特着親信的大臣鎮守，彈壓山東。虎視那河北，河北人仰他的威名，傳出個口號來，道是

山東一條葛

無事莫撩撥

從此人都稱爲葛令公，手下雄兵十萬，戰將如雲，自不必說。其中單表一人，覆姓申徒，名泰，泗水人氏，身長七尺，相貌堂堂，輪的好刀，射的好箭，先前未曾遭際，只在葛令公帳下做個親軍。後來葛令公在甌山

打圍申徒泰射倒一鹿當有三班教師前來爭奪申徒泰隻身獨臂打贏了三班教師手提死鹿到令公面前告罪令公見他膽勇並不計較到有心擡舉他次日教場演武誇他弓馬熟閑補他做個虞侯隨身聽用一應軍情大事好生重托他爲自家貧未娶只在府廳耳房內棲止這夥守廳軍壯都稱他做驢頭因此上下人等順口也都換做驢頭正是

蕭何治獄爲秦吏

韓信曾官執戟郎

蠖屈龍騰皆運會

男兒出處又何常

話分兩頭却說葛令公姬妾衆多嫌宅院狹窄教人

相了地形，在東南角旺地上，另創個衙門，極其宏麗，限一年內務要完工。每日差廳頭去點鬧兩次。時值清明佳節，家家士女踏青處處遊人玩景。葛令公分付設宴，嶽雲樓上，這個樓是兗州城中最高之處。葛令公引着一班姬妾登樓玩賞。原來令公姬妾雖多，其中只有一人出色，名曰弄珠兒。那弄珠兒生得如何？

目如秋水，眉似遠山，小口櫻桃，細腰楊柳，妖艷不數太真，輕盈勝如飛燕，恍疑仙女臨凡世，西子南威總不如。

美堆失聲
時正極宵
情滿色如
燕周申徒
亦如也

葛令公十分寵愛，日則侍側，夜則專房，宅院中稱爲珠娘。這一日同在嶽雲樓飲酒作樂，那申徒恭在新府點開了人工，到樓前回話。令公喚他上樓，把金蓮花巨盃賞他三盃美酒。申徒恭喫了，拜謝令公賞賜。起在一邊，忽然擡頭，見令公身邊立個美妾，明眸皓齒，光艷照人，心中暗想：世上怎有恁般好女子？莫非天上降下來的神仙麼？那申徒恭正當壯年，慕色之際，況且不魯娶妻，平昔間也曾聽得人說令公有個美姬，叫做珠娘，十分顏色，只恨難得見面。今番見了，這出色的人物，料想是他了。不覺三魂飄蕩，七魄飛

揚一對眼睛光射定在這女子身上，真個是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不隄防葛令公有話問他，叫道：「廳頭這工程幾時可完呀？」申徒泰、申徒泰問你：「工程幾時可完，連連喚了幾聲，全不答應。」自古道：「心無二用。」原來申徒泰一心對着那女子身上，出神去了。這邊呼喚都不聽得，也不知分付的是甚話。葛令公看見申徒泰目不轉睛，已知其意，笑了一笑，便教撤了筵席，也不叫喚他，也不說破他出來，却說伏侍的衆軍校看見令公叫呼不應，到替他捏兩把汗，幸得令公不加嗔責，正不知甚麼意思，少不得學與申徒泰知道。申

徒恭聽罷，大驚，想道：「我這條性命，只在早晚，必然保，整整愁了一夜，正是。」

是非只爲閒撩撥

煩惱皆因不老成

到次日，令公升廳理事。申徒恭遠遠站着，頭也不敢擡起，巴得散衙。這日就無事了，一連數日，神思恍惚，坐臥不安。葛令公曉得他心下憂惶，到把幾句好言語，安慰他。又差他往新府專管催督工程，遣他開去。申徒恭離了令公左右，分明捨了性命一般。纔得三分安穩，又怕令公在這場差使內尋他罪罰，到底有些疑慮，十分小心勤謹，早夜督工，不辭辛苦，忽一日

葛令公差虞侯許高來替申徒泰回衙申徒泰聞知
又是一番驚恐戰戰兢兢的離了新府到衙門內參
見稟道承恩相呼喚有何差使葛令公道主上在夾
寨失利唐兵分道人寇李存璋引兵侵犯山東境界
見有本地告急文書到來我待出師拒敵因帳下無
人要你同去申徒泰道恩相鈞旨小人敢不遵候令
公分付甲仗庫內取熟銅盔甲一副賞了申徒泰申
徒泰拜謝了心中一喜一憂喜的是跟令公出去正
好立功憂的怕有小小差遲令公記其前過一并治
罪正是

青龍白虎同行

吉凶全然未保

却說葛令公蒞兵還將，即日與師，真個是旌旗蔽天，鑼鼓震地。一行來到剡城，唐將李存璋正待攻城，聞得兗州大兵將到，先占住瑯琊山高阜去處，大小下了三個寨。葛周兵到，見失了地形，倒退三十里屯扎，以防衝突。一連四五日挑戰，李存璋牢守寨棚，只不招架。到第七日，葛周大軍拔寨都起，直過李家大寨，搦戰。李存璋早做準備，在山前結成方陣，四面迎敵。陣中埋伏着弓箭手，但去衝陣的，都被射回。葛令公親自引兵陣前看了一回，見行列齊整如山不動，歎

道人傳李存璋拍鄉大戰，今觀此陣，果大將之才也。這個方陣，一名九宮八卦陣，昔日吳王夫差與晉公會于黃池，用此陣以取勝，須俟其倦怠，陣腳稍亂，方可乘之，不然實難攻矣。當下出令，分付嚴陣相持，不許妄動。看看申牌時分，葛令公見軍士們又饒又渴，漸漸立腳不定，欲待退軍，又怕唐兵乘勝追趕，躊躇不決。忽見申徒泰在旁，便問道：「廳頭，你有何高見？」申徒泰道：「揆泰愚意，彼軍雖整然，以我軍比度，必然一餒、一疲、一困、一誠，得亡命勇士數人出其不意，疾馳赴敵，倘得陷入其陣，大軍繼之，庶可成功耳。」令公撫其背道：

我素知汝驍勇能爲我陷此陣否申徒泰即便掉刀上馬叫一聲有志氣的快跟我來破賊帳前並無一人答應申徒泰也不回顧逕望敵軍奔去葛周大驚急領衆將親出陣前接應只見申徒泰一匹馬一把刀馬不停蹄刀不停手馬不停蹄疾如電閃刀不停手快若風輪不啻三七二十一直殺入陣中去了原來對陣唐兵初時看見一人一騎不將他爲意誰知申徒泰拚命而來這把刀神出鬼沒遇着他的就如砍瓜切菜一般往來陣中如入無人之境恰好遇着先鋒沈祥只一合斬于馬下跳下馬來割了首級復

飛身上馬殺出陣來無人攔擋。葛周大軍已到陣。徒
泰大呼道：唐兵陣亂矣！要殺賊的快來！說罷將首級
擲于葛周馬前。番身復殺入對陣去了。葛周將令旗
一招大軍一齊并力長驅而進。唐兵大亂。李存璋禁
押不住只得鞭馬先走。唐兵被梁家殺得七零八落
走得快的逃了性命。畧遲慢些就為沙場之鬼。李存
璋唐朝名將這一陣殺得大敗。虧輪望風而遁。麾下
器械馬匹不計其數。梁家大獲全勝。葛周令公對申徒
泰道：今日破敵皆汝一人之功。申徒泰叩頭道：小人
有何本事。皆仗令公虎威耳。令公大喜。一面寫表申

奏朝廷傳令犒賞三軍，休息三日，第四日，臣師回
兗州去，果然是

喜孜孜鞭敲金鐙響，笑吟吟齊唱凱歌回。

却說葛令公回衙，眾侍妾羅拜稱賀。令公笑道：「爲將
者，出師破賊，自是本分常事，何足爲喜？指着弄珠兒
對眾妾說道：『你們眾人只該賀他的喜，眾妾道：相公
今日破敵保全地方，朝廷必有恩賞。』」侍巾櫛的均
受其榮，爲何只是珠娘之喜？令公道：「此番出師，全虧
帳下一人力戰成功，無物酬賞他，欲將此娘贈與爲
妻，他終身有托，豈不可喜？弄珠兒恃着平日寵愛，還

共編作事
一乃所按
解詳如此

不信是真帶笑的說道相公休得取笑令公道我生平不作戲言已曾取庫上六十萬錢替你具辦資粧去了只今晚便在西房獨宿不敢勞你侍酒弄珠兒聽罷大驚不覺淚如雨下跪稟道賤妾自侍巾櫛累年以來未曾得罪今一旦棄之他人賤妾有死而已決難從命令公大笑道痴妮子我非木石豈與你無情但前日嶽雲樓飲宴之時我見此人目不轉睛曉得他鍾情與汝此人少年未娶新立大功非汝不足以快其意耳弄珠兒扯住令公衣袂撒嬌撒痴千不肯萬不肯只是不肯從命令公道今日之事也由不

得你做人的妻，強似做人的妾。此人將來功名不弱于我，乃汝福分當然。我又不曾恨你，何須悲怨。教衆妾扶起珠娘，莫要啼哭。衆妾爲平時珠娘有專房之寵，滿肚子恨他，巴不得捫他出去。今日聞此消息，正中其懷。一擁上前，拖拖拽拽，扶他到西房去。着實窩伴他，勸解他，弄珠兒此時也無可奈何，想着令公英雄性子，在兒女頭上不十分留戀，嘆了口氣，只得罷了。從此日爲始，令公每夜輪遣兩名姬妾陪珠娘西房宴宿，再不要他相見。有詩爲證：

昔日專房寵

今朝召見稀

非關情太薄

猶恐動情痴

再說申徒泰自鄉城回後，口不言功，稟過令公，依舊在新府督工去了。這日工程報完，恰好庫吏也來稟道：六十萬錢資粧俱已備下，伏乞鈞旨，令公道權且寄下，待移府後取用。一面分付陰陽生擇個吉日闔家遷在新府住居，獨留下弄珠兒及丫鬟養娘數十人，庫吏奉了鈞帖，將六十萬錢資粧都搬來舊衙門內，擺設得齊齊整整，花堆錦簇，衆人都疑道：令公留這舊衙門做外宅，故此重新擺設，誰知其中就裡。這日申徒泰同着一般處侯正在新府聲喏慶賀，令公

獨喚申徒恭上前說道：「鄭城之功，久未遇報，引汝尚
未娶妻，小妾頗工顏色，特奉贈爲配，薄有資粧，都在
舊府。今日是上吉之日，便可就彼成親，就把這宅院
判與你夫妻居住。」申徒恭聽得，到嚇得面如土色，不
住的磕頭，只道得個不敢二字。那裡還說得出什麼
說話。令公又道：「大丈夫意氣相許，頭顱可斷，何況一
妾。我主張已定，休得推阻。」申徒恭兀自謙讓。令公分
付衆虞侯替他披紅插花，隨班樂工奏動鼓樂。衆虞
侯喝道：「申徒恭拜謝了。」令公申徒恭恰似夢裡一般
拜了幾拜，不由自身做主，衆人擁他出府上馬。樂人

迎導而去，直到舊府，只見舊時一班血戰的軍壯，預先領了鈞旨，都來參謁前廳後堂，懸花結綵，丫鬟養娘等，引出新人交拜，鼓樂喧天，做起花燭筵席，申徒泰定睛看時，那女子正是獄雲樓中所見。當時只道是天上神仙霎時出現，因為貪看他顏色，險些兒獲其大禍，喪了性命。誰知今日等閒間做了百年眷屬，豈非僥倖？進到內宅，只見器用供帳，件件新色，色色備分，明鑽入錦繡窩中，好生過意不去。當晚就在西房安置，夫妻懽喜，自不必說。次日雙雙兩口兒都到新府拜謝葛令公，令公分付掛了迴避牌，不消相見。剛

纔轉身回去不多時門上報到令公自來了申徒泰
慌忙迎著馬頭下跪迎接。令公下馬扶起。直至廳
上。令公捧出告身一道。請申徒泰爲參謀之職。原來
那時做鎮使的都請得有空頭告身。但是軍中合用
官員隨他填寫取用。然後奏聞朝廷。無有不依。況且
申徒泰已有功績。申奏去了。朝廷自然優錄的。令公
教取官帶與申徒泰換了。以禮相接。自此申徒泰洗
落了廳頭二字。感謝令公不盡。一日與渾家閒話。問
及令公平日恁般寵愛。如何割捨得下弄珠兒。叙起
獄雲樓目不轉睛之語。令公說你鍾情於妾。特地割

愛相贈申徒泰聽罷纔曉得令公體悉人情重賢輕色真大丈夫之所爲也這一節傳出軍中都知道下沒一個人不誇揚令公仁德都願替他出力盡死終令公之世人心悅服地方安靜後人有詩贊云

重賢輕色古今稀

及怨爲恩事更奇

但覓州功簿看

黃金臺上有名姬

三人
一人
而人
淨
漢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一本作羊角京
一死戰刑軻

皆手爲雲覆手甫

紛紛輕薄何須數

君看管鮑貧時交

此道今人棄如土

昔時齊國有管仲字夷吾鮑叔字宣子兩箇自幼時以貧賤結交後來鮑叔先在齊桓公門下信用顯達舉薦管仲爲首相位在已上兩人同心輔政始終如一管仲曾有幾句言語道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遇時也吾嘗與鮑叔談論鮑叔不

古學小義
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與鮑叔爲賈分利
多。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朋友。偶然相見。結爲兄弟。各捨其命。留名萬古。春秋
時。楚元王崇儒重道。招賢納士。天下之人聞其風而
歸者。不可勝計。西羌積石山有一賢士。姓左。雙名伯
桃。幼亡父母。勉力攻書。養成濟世之才。學就安民之
業。年近四旬。因中國諸侯互相吞併。行仁政者少。恃
強霸者多。未嘗出仕。後聞得楚元王慕仁好義。遍求
賢上。乃携書一囊。辭別鄉中鄰友。逕奔楚國而來。迨

遲來到荒地時值隆冬風雨交作有一篇西江月詞
單道冬天雨景

習習悲風割面濛濛細雨侵衣催冰釀雪逞寒威
不比他時和氣山色不明常暗日光偶露還微天
涯遊子盡思歸路上行人應悔

左伯桃冒雨盪風行了一日衣裳都沾濕了看看天
色昏黃走向村間欲覓一宵宿處遠遠望見竹林之
中破牕透出燈光逕奔那箇去處見矮矮籬笆圍着
一間草屋乃推開籬障輕叩柴門中有一人攸戶而
出左伯桃立在簷下慌忙施禮曰小生西羌人氏姓

左雙名伯桃欲往楚國不期中途遇雨無覓旅邸之處求借一宵來早便行未知尊意肯容否那人聞言慌忙答禮邀入屋內伯桃視之止有一榻榻上堆積書卷別無他物伯桃已知亦是儒人便欲下拜那人云且未可講禮容取火烘乾衣服却當會話當夜燒竹爲火伯桃烘衣那人炊辦酒食以供伯桃意甚勤厚伯桃乃問姓名其人曰小生姓羊雙名角哀幼亡父母獨居於此平生酷愛讀書農業盡廢今幸遇賢士遠來但恨家寒乏物爲款伏乞恕罪伯桃曰陰雨之中得蒙遮蔽更兼一飲一食感佩何忘當夜二人

抵足而眠共話胸中學問終久不寐比及天曉淋雨不止角哀問伯桃在家盡其所有相待結爲昆仲伯桃年長角哀五歲角哀拜伯桃爲兄一住三日雨止道乾伯桃曰賢弟有王佐之才抱經綸之志不圖竹帛甘老林泉深爲可惜角哀曰非不欲仕奈未得其便耳伯桃曰今楚王虛心求士賢弟既有此心何不同往角哀曰願從兄長之命遂收拾些小路費糧米棄其茅屋二人同望南方而進行不兩日又值陰雨羈身旅店中盤費罄盡止有行糧一包二人輪換負之冒雨而走其雨未止風又大作變爲一天大雪怎

見得你看

風、添、雪、冷、雪、趁、風、威、紛、紛、柳、絮、狂、飄、片、片、鷺、毛、亂、舞、團、團、空、攪、陣、不、分、南、北、西、東、遮、地、漫、天、變、盡、青、黃、赤、黑、探、梅、詩、客、多、清、趣、路、上、行、人、欲、斷、魂、

二人行過岐陽道，經梁山，路問及樵夫，皆說從此去百餘里，並無人煙，盡是荒山曠野，狼虎成羣，只好休去。伯桃與角哀曰：「賢弟，心下如何？」角哀曰：「自古道：『死生有命，』既然到此，只顧前進，休生退悔。又行了一日，夜宿古墓中，衣服單薄，寒風透骨。次日雪越下得緊，山中彷彿盈尺。伯桃受凍不過曰：『我思此去百餘里，』

吳語
中

經無人冢行糧不敷衣單食缺若一人獨往可到楚
國二人俱去縱然不凍死亦必餓死於途中與草木
同朽何益之有我將身上衣服脫與賢弟穿了賢弟
可獨資此糧於途強掙而去我委的行不動了寧可
死於此地待賢弟見了楚王必當重用那時却來塋
我未遲角哀曰焉有此理我二人雖非一父母所生
義氣過於骨肉我安忍獨去而求進身耶遂不許扶
伯桃而行行不十里伯桃曰風雪越緊如何去得且
于道傍尋箇歇處見一株枯桑願可避雪那桑下止
容得一人角哀遂扶伯桃入去坐下伯桃命角哀敲

陶淵明
體脫不
下如此不
悟此理
念

古今小說

石取火蕪些枯枝以禦寒氣比及角哀取了柴火到
來只見伯桃脫得赤條條地渾身衣服都做一堆放
着角哀大驚曰吾兄何爲如此伯桃曰吾尋思無計
賢弟勿自悞了速穿此衣服負糧前去我只在此守
死角哀抱持大哭曰吾二人死生同處安可分離伯
桃曰若肯餓死白骨誰埋角哀曰若如此弟情願解
衣與兄穿了兄可資糧去弟寧死於此伯桃曰我平
生多病賢弟少壯比我甚強更兼胸中之學我所不
及若見楚君必登顯宦我死何足道哉弟勿久滯可
宜速往角哀曰今兄餓死桑中弟獨取功名此大不

按弟以能
載左伯桃
死處在陝
西西平府
留陽特果
山則右乾
州殿山之
界

義之人也。我不爲之。伯桃曰：我自離積石山至弟家，中一見如故。知弟胸次不凡，以此勸弟求進。不幸風雨所阻，此吾天命。當盡若使，弟亦亡於此。乃吾之罪也。言訖，欲跪前溪覓死。角哀抱住痛哭，將衣擁護，再扶至桑中。伯桃把衣服推開，角哀再欲上前勸解時，但見伯桃神色已變，四肢厥冷，口不能言。以手揮令去。角哀尋思：我若久處，亦凍死矣。死後誰墓？吾兄乃於雪中再拜伯桃而哭，曰：不肖弟此去，望兄陰力相助。但得微名，必當厚塋。伯桃點頭，半荅角哀，取了衣糧帶泣而去。伯桃死於桑中，後人有詩贊云：

寒來雪三天

人去夢，里

長途苦雪寒

何況囊無米

并糧一人生

同行兩人死

兩死誠何益

一生尚有恃

賢哉左伯桃

傾命成人美

角哀握着寒冷，半饑半飽來至楚國於旅邸中歇定。次日入城問人曰：楚君招賢何由而進？人曰：宮門外設一賓館，令上大夫裴仲接納天下之士。角哀逕投賓館，前來正值上大夫下車，角哀乃向前而揖。裴仲見角哀衣雖藍縷，器宇不凡，慌忙答禮，問曰：賢士何

來角哀曰小生姓羊雙名角哀齊州人也聞上國招
賢特來歸投裴仲邀入賓館具酒食以進宿於館中
次日裴仲到館中探望將胸中疑義盤問角哀試他
學問如何角哀百問百答談論如流裴仲大喜入奏
元王王卽時召見問富國強兵之道角哀首陳十策
皆切當世之急務元王大喜設御宴以待之拜爲中
大夫賜黃金百兩彩段百疋角哀再拜流涕元王大
驚而問曰卿痛哭者何也角哀將左伯桃脫衣并糧
之事一一奏知元王聞其言爲之感傷諸大臣皆爲
痛惜元王曰卿欲如何角哀曰臣乞告假到彼處安

葬伯桃已畢却回來事大王元王遂贈已死伯桃爲
中大夫厚賜葬資仍差人跟隨角哀車騎同去角哀
辭了元王逕奔梁山地面尋舊日枯桑之處果見伯
桃死屍尚在顏貌如生前一般前哀乃再拜而哭呼
左右喚集鄉中父老下地於浦塘之原前臨大溪後
靠高厓左右諸峰環抱風水甚好遂以香湯沐浴伯
桃之屍穿戴大夫衣冠置內棺外槨安葬起墳四圍
築牆栽樹離墳三十步建享堂塑伯桃儀容立華表
柱上建牌額牆側蓋瓦屋令人看守造畢設祭於享
堂哭泣甚切鄉老從人無不下淚祭罷各自散去角

哀是夜明燈燃燭而坐感數不已忽然一陣陰風颯
颯燭滅復明角哀視之見一人於燈影中或進或退
隱隱有哭聲角哀叱曰何人也輒敢黃夜而入其人
不言角哀起而視之乃伯桃也角哀大驚問曰兄陰
靈不遠今來見弟必有事故伯桃曰感賢弟記憶初
登仕路奏請塋吾更贈重爵并棺槨衣衾之美凡事
十全但墳地與荆軻墓相連近此人在世時爲刺秦
王不中被戮高漸離以其屍塋於此處神極威猛每
夜仗劍來罵吾曰汝是凍死餓殺之人安敢建墳居
吾上肩奪吾風水若不遷移他處吾發墓取屍擲之

野外有此危難，特告賢翁，望改葬於他處，以免此禍。角哀再欲問之，風起，忽然不見。角哀在享堂中一夢，驚覺，盡記其事。天明，再喚鄉老問此處有墳相近否。鄉老曰：松陰中有荆軻墓，墓前有廟。角哀曰：此人昔刺秦王，不中被殺，緣何有墳於此。鄉老曰：高漸離乃此間人，知荆軻被害，棄屍野外，乃盜其屍，葬於此地。每每顯靈，土人建廟於此，四時享祭，以求福利。角哀聞其言，遂信夢中之事，引從者逕奔荆軻廟，指其神而罵曰：汝乃燕邦一匹夫，受燕太子奉養，名姬重寶，但汝受用不思良策，以副重托，入秦行亭，喪身悞國。

却來此處驚惑鄉民而求祭祀吾兄左伯桃當代名
儒仁義廉潔之士汝安敢逼之再如此吾當毀其廟
而發其塚求絕汝之根本罵訖却來伯桃墓前祝曰
如荆軻今夜再來兄當報我歸至享堂是夜秉燭以
待果見伯桃哽咽而來告曰感賢弟如此奈荆軻從
人極多皆土人所獻賢弟可束草爲人以彩爲衣手
執器械焚於墓前吾得其助使荆軻不能侵害言罷
不見角哀連夜使人束草爲人以彩爲衣各執刀鎗
器械建數十於墓側以火焚之祝曰如其無孽亦望
回報歸至享堂是夜聞風雨之聲如人戰敵角哀出

戶觀之見伯桃奔走而來言曰弟所焚之人不得其用荆軻又有高漸離相助不久吾屍必出墓矣望賢弟早與遷移他處殯葬免受此禍角哀曰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吾兄弟當力助以戰之伯桃曰弟陽人也我皆陰鬼陽人雖有勇烈塵世相隔焉能戰陰鬼也雖勸草之人但能助喊不能退此強魂角哀曰兄且去弟來日自有區處次日角哀再到荆軻廟中大罵打毀神像方欲取火焚廟只見鄉老數人再四哀求曰此乃一村香火若觸犯之恐貽禍於百姓須臾之間土人聚集都來求告角哀拘他不過只得罷了回

到享堂修一道表章上謝楚王言昔日伯桃併糧與臣因此得活以遇聖主重蒙厚爵平生足矣容臣後世盡心圖報詞意甚切表付從人然後到伯桃墓側大哭一場與從者曰吾兄被荆軻強魂所逼去往無門吾所不忍欲焚廟掘墳又恐拂土人之意寧死爲泉下之鬼力助吾兄戰此強魂汝等可將吾屍葬於此墓之右生死共處以報吾兄併糧之義回奏楚君萬乞聽納臣言求保山河社稷言訖掣取佩劍自刎而死從者急救不及速具衣棺殮殮埋於伯桃墓側是夜二更風雨大作雷電交加喊殺之聲聞數十里

傳世云前
清曉視之
上大夫以
物作聖位
梳角表
致以桐生
聖位於
折之事自
角星在
均野馬
均之前作
者臣情則
朝漢天子
用之手而
借月哀以
徑之耳

清曉視之，荆刺墓上震烈如發，白骨散於墓前，墓邊
松栢和根拔起，廟中忽然起火，燒做白地。鄉老大驚
都往羊左二墓前焚香展拜，從者回楚國將此事上
奏元王。元王感其義重，差官往墓前建廟，加封上大
夫，敕賜廟額曰忠義之祠，就立碑以記其事。至今香
火不斷，荆軻之靈自此絕矣。士人四時祭祀，所禱甚
靈。有占詩云：

古來仁義包天地

只在人心方寸間

二士廟前秋日淨

英魂常伴月光寒

第七卷